

接亲记

肖复兴

1973年的夏天,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。那时候,我正在恋爱,女朋友是天津知青,和我前后脚从北大荒回家探亲。我们两人商量好了,这一次回来探亲,她从天津来我家一次,我去天津到她家看看,最后一起乘火车回北大荒。这样的行程安排,是想让双方家长都看看,就像定亲一样,那样的不容分说。那时候的爱情,就是这样的简单,这样的我行我素,自作主张。那天,很多知青也刚从北大荒回来探亲,正在北京。他们是我的中学同学,也是我的好朋友,大家一起到北京火车站接她。十来个人,列一排,站在站台上,阵势有点儿浩大。女朋友下了火车,吓了一跳,没有想到这么兴师动众。我心里很清楚,这些伙伴是为我好,生怕女朋友第一次来我家,猛然看到浅屋子破房,那么寒酸,一下子失落,无所适从,甚至最后无可收拾。

这一列队伍浩浩荡荡,每个人骑着一辆家里父母的自行车,驮着我的女朋友和我,游龙戏凤般,从火车站一路穿街走巷,逶迤骑到我家大院,把自行车停在大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,东倒西歪地没有停稳,哗啦啦,清脆有声,十来辆自行车倒伏一地。大家也顾不上了,急急忙忙,说说笑笑,前呼后拥,陪着我的女朋友。女朋友有些不知所措地迈上高台阶,穿过大门洞,走进大院。

她告诉我:给你买东西去了,这就回来!正说着,父亲拎着一网兜水果,已经走进院子,很吃惊地看着乌泱泱挤满院子里的这一帮人,很礼貌地和大家打着招呼。大家立刻都闪到一边,像抖开的一幅扇面,亮出中间一个小小的空场,把我的女朋友亮了出来。这是父亲和她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见面。在一片嘈杂中,父亲没有进屋,让我妈拿来个水盆,就在我家窗根儿下面的自来水龙头前接了一盆水,把网兜里的水果倒进盆中,弯腰洗了起来,然后站起身来,招呼大家吃水果。不知道为什么,那天见面的情景,让我记忆犹新,至今回忆起来,还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我记得那样地清楚,父亲买的水果不多,几个桃,几个梨,还有两串葡萄。一串是玫瑰香紫葡萄,一串是马奶子白葡萄。大家谁也没吃,笑着和我爸妈、以及我的女朋友打着招呼,走出大院,纷纷扶起倒了一地的自行车,骑上车,呼啸而去。这一年的秋天,一天清晨,父亲在前门楼子后面的花园里打太极拳,一个跟头倒地,脑溢血去世。五十二年过去了。曾经帮我和火车站接亲的那一列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的朋友中,也有好几位去世了。

前两年的秋天,旧地重游,我回到老院,院门口的马路牙子和高台阶没有了,大门也没有了,院子里